

缤纷系列

愛情智者

愛多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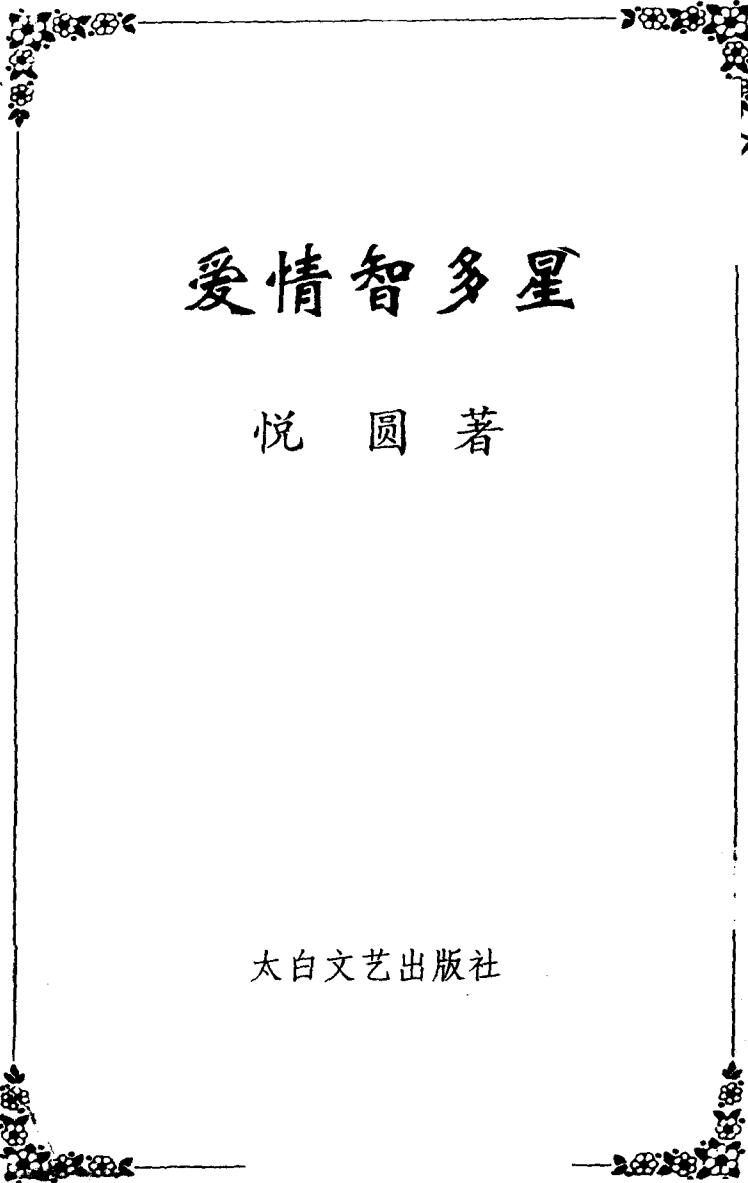
圓

悅

台灣

专注的凝视
深情的笑容
迷得你神魂颠倒





爱情智多星

悦圆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张仪贞

缤纷系列
爱情智多星
(台湾)悦圆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80605-361-1/I·309

定价：9.80 元

编

系

系

列

楔子

别出新裁的结婚茶宴上宾客云集，手上托着精美白瓷茶具的仕女、名流，一边品尝各式的名茶，一边低声交谈，皆对这罕见的婚宴形态啧啧称奇。

而这场婚宴的企划者——莫小雅，穿了一件淡红色的改良式及膝旗袍，躲在一排绿色盆栽后，张着向来慧黠、此刻却呈痴迷的美眸，呆呆地瞪着视线前方和一群人交谈的儒雅男子。

她的眼光，完全被他穿着亚曼尼西装的硕长身材所吸引。他眉眼间飞扬的神采，随时挂在唇角的温雅笑容，再加上他从头到脚所散发出来的彬彬气质、成熟魅力，像根无形的丝线般紧紧缚住她的心口，令她觉得呼吸困难，心跳狂乱。

突然，那双饱含智慧的炯亮黑眸转向她，小雅吓得紧贴墙壁。他看到她了？发现她在偷窥他了？她又惊又喜地在心里挣扎，是要大方地面对他质疑的眼光，还是怯懦地躲在暗处就好？

“小雅！”

一声娇脆的嗓音和拍在她肩上的力量，差点把小雅

爱情智多星

的三魂七魄都震离躯体，她杏眼圆睁地看向声音来源，发现竟是她暗恋的对象宋清溪的妹妹。

“绿竹……”她以微弱的喉音低吼着，眼中有着强烈的警告意味，一手横在绿竹的小腹上，将她的身体压贴靠在墙上。

“干什么？”绿竹被她粗鲁的举动吓得紧张兮兮，也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好奇地左右张望。

“嘘！”小雅连忙使眼色阻止她像母鹅般伸长脖子，但是已来不及了。只见宋绿竹眼睛一亮，杏眼斜睨向她，唇边挂了个了然的可恶笑容。

“怕什么呀？”绿竹似笑非笑地以手肘推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了？你不是跟我哥哥很熟吗？”

“绿竹！”小雅涨红了脸，有着被人窥穿心事的困窘。

“小丫头，怪不得你不肯喊我姑姑，喊哥哥叔叔，敢情你是别有所图啊！”

“你们……又不比人家大多少。”小雅着急地反驳，她当然不能承认他是她的长辈。

“可是雅涛年纪比我还小，你为什么喊她姑姑喊得这么亲热？”

“她本来就是我姑姑嘛，有血缘上的关怀。”

“但你别忘了，你奶奶可是我们的干妈呀。”

“那不一样的。”小雅急切地摇着头，“我们又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何况你自己都说喊姑姑会把你给喊老，要我们叫你名字就行了。”

“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呢？”绿竹故作沉吟状，促狭地问。

“绿竹！”小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是绝对、铁定不能承认宋家兄妹跟她的长、晚辈关家！

绿竹被她脸上气恼交加的发育俏脸给逗得咯咯娇笑，小雅转开脸不想看她笑扬的嘴角，眼光不由自主地穿过被擦拭得晶亮的绿叶空隙向清溪的方向。

他正含笑地迎向这次婚宴的主角，新郎季冠华和新娘莫雅涛。

只见他向来温雅的俊容更柔了，一双教女人迷醉的含情美目赞赏地停留在他前任未婚妻莫雅涛那张精致的俏脸上。

小雅的心脏疾速地收缩，竟有种所谓的心痛感觉。看着舅舅、姑姑和清溪站在一块，在不知情的人的眼里，一定以为清溪是舅舅的好友，却不知道他们俩原是情敌。是清溪以宽容的心成全了未婚妻雅涛和季冠华的爱情，如此光风霁月、善良体贴的心胸，如何不让她莫小雅为之心折、景仰？！

事实上，早在她在饭店大厅第一次看见他时，她那颗从未为任何蜂蝶挑逗成功的芳心便情不自禁地为他怦

然跳动。及至他后来的慷慨退让，成全了一对有情人，她更忍不住心生倾慕，将一颗芳心全托付给他。只是，横逆在他们之间的辈分关怀，却严重地威胁着她的一片痴情。

“好哀怨的样子哟。”绿竹搂着小雅的肩，闷笑着说。

“绿竹……”小雅颓丧地轻喃，为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感到心烦。

“干嘛这么丧气？这可不是我这几天认识的莫小雅喔！”绿竹替她打气道。“莫小雅应该是看准目标便勇往直前的女孩才是。眼前小小的阻碍便动摇了你的决心了吗？”

“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多么顽固的人。”小雅抱怨道。

“我当然知道。”缘竹忍不住呻吟起来。“我那个哥哥可别扭得狠，满脑子都是古圣先哲的道理。虽然他对你也很有好感，但要他摆脱僵化的伦理道德来追求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你莫小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聪明绝顶又战斗力强，还怕感动不了那块顽石吗？”

“我真的可以吗？”小雅期盼地向绿竹寻求保证。

“当然可以。”绿竹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眨了眨眼低声道：“他正在看你呢！”

小雅反射性地转向清溪的方向，发现他正含笑地举杯凝视她。

糟了，被他发现了。

她的心跳又加快了起来，一抹红霞飞上她的俏颜。见清溪朝她慢慢地踱过来，而她只能痴傻地杵在原处，身边的绿竹早就一溜烟地闪了。

“小雅，”他低沉的声音像风般轻柔地拂过她的心弦，她忍不住为他轻颤了起来。“你今天好美。”

小雅觉得自己快要晕了，但她只是张大眼望着他眼中纯然的赞叹。他知不知道他这种眼光会醉死人？还有他好听的声音，简直要让这满溢着茶香的大厅都蒸腾出酒气来。

“我只是要告诉你……”他被她专注的眼光看得有些心慌意乱。“今天的宴会很成功。冠华说是你一手企划安排的。”

“谢谢。”她欣喜地发现他并非对她全然无动于衷，慧黠的美眸再度充满自信，美丽的红唇轻扬起一抹娇柔的笑。“我也这么认为。”

他为她脸上焕发的神采而失神，直到小雅的一双小手爬上他的领带，像个妻子般替他整理着，他才回过神。

她唇上那抹好柔、好得意的笑是为了什么？清溪纳闷着，却不知道小雅已经打定主意，非把他追到手不

可。

等着接招吧！宋清溪。莫小雅的爱情攻势正式展开了。

编

编

系

列

愛情智多星

第一章

小雅轻轻转动门把。们没锁。
她咬住下唇，鼓足勇气，推开门。
房里除了盏床头灯放射出来的昏暗光线之外，暗沉
沉一片。今晚连丝月光都没有。
她站在门口，眼光已被床上隆起的人体给吸引住。
她被绿竹留在宋家过夜，因为明天她就将搭机返回
台北，所以绿竹留她下来秉烛夜谈。
其实她们并没有聊多久。
绿竹明天要主持一个早餐会报，所以到十二点钟就
去睡觉了。而她却无法入眠，独立于阳台上瞪着闇暗的
屋外树影发呆。
他还没回来。
从她来之后，几乎很少看到他。
有时候她会站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等待他的归
来。
只要看到他驾驶的那辆宾士五百的车灯出现在宋家
的车道上，她就屏息等待，直到她房间对面的华宅二楼
房间的灯光亮起，她才甘心返回房里。

爱 情 智 多 星



而今夜，她就立于他房间楼上的三楼客房，静待他归来。

今晚是她此行留在纽约的最后一夜，明天她就将挥别这个令她又爱又恨的城市。

只因为这个城市有他，所以教她爱；也因为这个城市有一个无情的他，所以让她恨。

缘

爱恨原是一体两面的呀，到这时她才深刻体会。

系

可恨的人，必有可爱之处。这正是宋清溪的写照。

道是无情还有情。

列

对于她的追求，他从未拒绝，但也未表示接受。

虽然她没有明白告诉他，她是爱他的，但她的行为却非常明显。因为他周遭的人全看出来这一点，他是不可能不明白。

可是他却装作不懂。

几次的想要表白，到了嘴边全给硬吞回去，因为她害怕他会当面拒绝。

而虽然她也曾想过要放弃他——毕竟纽约和台北隔了千里之遥，纵使是相爱的人，这份情也会淡吧，然而她总抛不下他眼中若有似无的情意，教她百转千回难以割舍。

他究竟是爱她，还是不爱？

她想问问她，请他给她一个明白的答案，好让她死心。

可是她又不想死心，宁愿让自己陷于他的爱与不爱

爱 情 智 多 星

之间，空自悲叹。

所以，她才会在这样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痴痴地等待那辆宾士五百的车头灯光出现在地下方的车道。

她知道今夜是绿竹帮她制造的最后一个机会。

善解人意又好心的绿竹，曾替她和她那位不解风情的哥哥制造过无数的机会，可惜都让她给白白放过了。

总是话到嘴边说不出口，要不然就是苦恼着该用哪一句话点醒他。

她想问他是不是已从失恋中恢复过来？是不是已不再爱她那位柔美的钢琴家姑姑？

他两年前慷慨成全她姑姑莫雅涛和她舅舅季冠华的恋情后，是不是仍记挂着姑姑，所以才无法接受她的一片痴情？

还是他根本不喜欢她这种性格的女孩，只喜欢姑姑那样像攀附老松的菟丝花般柔弱的女人？

可是他也曾赞赏过她的聪颖、慧黠，并对她的独立自信甚感佩服，为什么现在却不喜欢她了？

难道他对她算的只是兄妹之情、叔侄之爱？

小雅悲愤地摇着头，眼泪不知在何时已流了满脸。

他怎么可以不爱她呢？

她是那么可爱，所有的人都喜欢她，追求她的男孩子可以绕着台大校园排成一圈；可是他却不爱她。

她觉得自己好悲哀，放弃一堆爱慕她的男子，死守着这个不爱她的男人。她好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能如何？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不是吗？

所以当年他才会黯然退出那段三角恋情，成全一对有情人。而今天，她断然不可能逼他这样的谦诚君子来爱她。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可是不公平又如何，她就是爱他呀。

编
系
列

而他也值得最好的女人来喜欢他。

编
系
列

莫小雅就是最好的。她含着泪骄傲地在心里说。

她绝对配得上他，为什么他就是不明白？

她颓丧地坐倒在阳台地上哭泣，直到一缕灯光出现在下方的车道。

他回来了！

小雅欣喜地擦干眼泪，趴在雕花栏杆上向下望。

在车道两旁的立灯照射下，她可以看见他那身深色西装，还有他拿着公事包的疲惫身影。

他看起来很累，而且累得像条狗。

或许她应该感到一丝安慰，毕竟他不是为了和别的女人玩乐才显得这么累，而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清溪是个优秀、负责任的脑外科医生。

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或者是自她来了纽约后才回来得特别晚？而且医院里有俏护士和美女病人，谁知道他到底在医院干什么！小雅怀着醋意地想，但仍为他疲累的模样感到心疼。

蓦然，他在踏上门口阶前停了下来，转身看向她家的

方向。

小雅的心漏跳了几拍，眼中闪着惊喜。

他到底并不是对她毫无情意的，要不然怎么会停下来对她的卧房方向行注目礼？

别傻了，小雅。

一个声音在她心里响起，浇凉了她热切的心。

他有可能并非有意看向那里，说不定只是脖子扭到或是在怀念另一个人。

想到这个可能，她的心整个沉到谷底。

她所住的房间原来是姑姑雅涛的房间，清溪必定是在怀念它的前任主人。

但更有可能是在想我呀！她大声地告诉自己，这时候清溪已经收回视线，踏上们阶，开门走进屋了。

她匆忙地离开客房，蹲在三楼的楼梯闲朝下望。

她听见清溪开门进房间的声音，然后坐在地上发呆。

要不要去找他呢？

在他疲累不堪时，递个毛巾、端杯开水，甚至帮他放洗澡水、擦背，这样会不会令他比较感动？

想到擦背，小雅不禁羞红脸。

她一直对清溪的裸体很好奇，他是属于健硕的，还是瘦削的？

绿竹说他常常健身，而且从他外表上看来，也不太像是弱不禁风那一型。

他有宽厚的胸膛，和有力的臂膀、大腿，听说腹部的肌肉也很结实。不过，这些都是绿竹说的，她根本没机会亲自证实。

她颓丧地想着，很清楚如果她冲进他房里要帮他擦背，他一定会大叫非礼。他就是那么保守的男人，真拿他没办法。

也或者，她只是进去大胆表明自己的爱意，说不定他在感动之余，抱住她，然后……

她再度红透脸，摇头，并沮丧地认为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比较有可能做的是亲切地向她致谢，然后把她推出房外，道声晚安。既没拒绝，也不接受。

这比较像是清溪的作法。她心灰意冷地想。

或许她还是回房间睡觉好了，没必要坐在这里伤脑筋。

可是她想见他呀，想见他最后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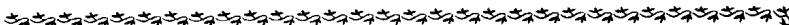
毕竟他明天是不太可能到机场送她的，而且她也不想辜负绿竹的好意，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藉口让她留在她家隔壁的宋宅的。

她再次鼓励自己，勇敢地到他房间。

如果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道声再见吧。

只要能再见他一面，再看一眼他儒雅俊秀的容貌，以聊慰她未来一年的相思岁月，这样就足够了。

小雅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扶着楼梯栏杆一步步地走



至二楼，然后在他的卧房门口停下来。

她先以耳朵贴着门静听房内的动静，房里静悄悄的了无声息，连洗澡的水声都没有。

她起身举起手，却迟迟没有敲那道门。

最后她鼓足勇气把手放在门把上，轻轻一转，门竟然没锁。

这个发现令她欣喜欲狂，也令她心跳如雷、喘不过气来。

过了好久，她才又把跑出体外的勇气全抓回来，一鼓作气地打开房门。

所以她现在才会呆立在房门口，努力地蜷起脚尖想看清楚躺在床上的男人。

然而灯光太暗了，对二点零的视力也显得太吃力，于是她只好蹑手蹑脚地溜进他房里，朝他的大床前进。

他睡着了。

她一直走到他床前，俯身看向他时才发现。

他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疲累。

她感到有些释然和失望。

不过，她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好好看他这张脸，这张教她魂牵梦系的俊逸脸孔。

她伸出手，几乎忍不住想伸手碰他，但又害怕会惊扰了他的美梦。所以她只有微弯下身，牢记着他脸上的每一个线条。

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忍不住这刻骨铭心的相思



缘

缘

系

列

之情，俯身在他的脸颊上印下一吻，轻轻的一吻。

“别了，我的爱。”她的泪水悄悄滑落，不小心滴了一滴在他唇上，可是她没注意到。她勉强抑住脱口而出的悲鸣，转身快步离开。

当房门再度合上时，床上的男人张开惺忪的睡眼，轻舔着自己的唇瓣，仿佛可以从残留的咸味中品尝出什么来。

一阵阵的失落感自他心底涌现，他知道他再度遗失了他的心，为了一个精灵、顽皮的女孩。

* * *

出乎小雅意外的，清溪亲自开车送他们一家人到机场。

沿路上他默然无语，专心在开车这项伟大的工作上。

小雅幸赖有体贴的祖父母成全，得以霸住他身旁的座位，让她能明目张胆地以近乎痴迷的眼光将他全身上下都收入眼底。

她注视着他俊朗的侧脸轮廓，他挺直的鼻梁，还有他看起来十分紧张薄抿的嘴唇。

她很好奇被那两片薄唇碰触的感觉。

他从未吻过她，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吻她。

她在心里悲伤地轻叹了口气，眼光移向他饱满的额头，发现那里有几颗汗珠冒了出来。

爱情智多星